

掌上秋天

◎张梅

的主题。

首先收割谷子。干这活，必须趁早。如若不然，太阳出来，秋露渐干，干爽的谷穗容易掉粒。父亲和母亲一辈子节俭，生怕两个季节的艰辛，一不小心白白地浪费。

割谷子，有门道。先是弯一下腰，把右手臂伸得最长，用镰刀头钩住最远的一株谷穗，往回拉，然后伸出左手，由里向外接到腋下，夹紧，镰刀对准最远那株谷子的根部，猛力往回一拉，一大把谷子，便稳稳当当地抱在怀里。之后，转过半边身子，依旧用镰刀钩住众多谷穗底部，轻轻一甩，整整齐齐地摆在身后。几次下来，够一捆，再挑选稍高一些的几株谷子，分成两把，谷穗对着谷穗，缠在一起，打成结，作为绳子，从一捆谷子下面穿过去。此时定要记住，谷绳中间打结的部位，缠绕的交叉点一定要面朝上，否则是捆不住谷子的。捆的大小，全凭感觉。几垄田割下来，一排谷捆，像列队的士兵，均匀有致。

这些细节，父亲和母亲了然于胸，轻车熟路。所以，不会有任何差错。

几亩谷子割完，在田里晒上两三天，再用马车拉回家。拉谷子时，马很听话。父亲在车下，用叉子把谷捆一个一个叉起来，甩开膀子，用力举高。母亲站在车上，接住，谷穗相对，居中，一捆一捆交叉码好。车的左右和后边的装完，父亲只要吆喝一声，那匹马便自行往前走，十来步，又自动停下来。父亲继续叉，母亲继续码，直到马可以承载的重量为止。然后，父亲握着鞭子，一路赶车。母亲则坐在车上，欣赏秋天的风景。此时，父亲

像行军的先锋，母亲像指挥的巾幗。

收玉米时，父亲和母亲先把几垄玉米杆全部割倒，隔十米左右码成一堆。然后在一堆玉米秸杆旁席地而坐，一棵一棵地往下掰玉米棒子，并把外部的皮剥开、扯掉。金灿灿的玉米，堆成若干小堆，像田野里散落的金元宝。拉玉米与拉谷子不同，要在马车上事先围上一圈用桔杆编成的帘子，高约一米有余，周边用麻绳系牢。一车玉米装完，依旧是父亲赶车，母亲坐车。车到院子，活计更细。事先，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密密的方方正正的木头架子，有十几层之多。车停下，父亲和母亲把玉米一穗一穗地取下来，逐层摆到架子上面。几天下来，架子满了，院子香了。而父亲和母亲，也会在傍晚时分，坐在屋檐前的台阶上，美美地欣赏着自己一年的付出和收获。

整个秋天，父亲和母亲的日子，都交给了手掌。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他们的手上，茧子更厚更硬了。有时，还会划出一道道血痕。但不管怎样，父亲和母亲的脸上，总是露出幸福的笑。我知道，父亲和母亲收割的不仅仅是庄稼，还有年复一年的守望。

其实，我们每一个儿女，都是父亲和母亲手中的一株庄稼，在他们宽厚的掌心里，发芽，生长，成熟。当父亲和母亲不再年轻，儿女就是他们眼里、心中和掌上最美的收成。或许，父亲和母亲生活的甜美，就是儿女健康的茁壮。

掌上秋天，是真正的秋天。这个时节，抚摸一下父亲和母亲的手，我们便能在满目晶莹中，感恩亘古不变的血脉。

秋风再起时

◎尚庆海

秋风再起时
我默默彳亍
追逐着黄叶的脚步
想告诉它一个
关于收获和梦想的故事

秋风再起时
我唱着故乡的歌谣
炽热的泪水
全部被秋风吹进湖水里
脸颊留下两条蜿蜒的小路
映着秋夜的月光
一条通向地就
一条通向天堂

以饱满怒放的态度回报她们

我是故乡的一株庄稼
守护在母亲的身旁
凝视着故乡的天空

绵绵秋雨
像母亲的乳汁般甘甜
滋润我干裂的嘴唇
流进我的血液
而我拼命地抓牢脚下的泥土
迎着风儿
尽情地歌唱
唱给故乡
唱给母亲
最终以饱满怒放的态度
回报她们的恩泽

秋夜的虫鸣如潮水

秋夜的虫鸣如潮水
渐渐漫过脚踝
漫过膝盖
漫过胸口

我拽着月光的衣襟
保持着身体的平衡
越过潮水般的虫鸣之海
向深处探索
当我的头发
终于如水草般摇曳
我听到了故乡甜美的梦呓
远处闪烁的灯火
正一声声呼喊着我的乳名
我沉浸在这无边无际
温暖的潮水里
露出婴儿般纯真的笑容

我把一颗种子埋进心里

给我一颗种子吧
我想把它埋进我的心里
感受它在我体内的躁动
然后破土而出

我会用我的生命去疼惜它
呵护它
陪着它长大
我会把我生命里全部的养分
给予它

我虽然贫瘠
但一样可以伟大



捷足先登。文静 摄

与深秋的芦苇对坐

◎王国梁

曳。芦苇茎秆依旧挺立，只是叶子已然枯败，有些已颓然萎落。如果你与一株芦苇对视，会感受它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冷寂和萧索。这样的时节，一株孤单的芦苇简直就是一个落寞的游子，除了怀想遥远的故事，再也撑不起风轻云淡的情怀。芦苇丛里，原本会偶有飞鸟一冲而起的。每当有飞鸟惊起时，整片芦苇都会跟着震荡，仿佛在宣告某件事。可此刻，周围安静极了，连零落的虫声都没有，一切似乎都销声匿迹。万物仿佛是在配合这样的氛围，只为芦苇营造的这种沧桑和深沉，一切都成了随时可以退场的陪衬。

我记起夏天的时候，也曾经过这片芦苇。那时候的芦苇，青绿绿的，密密匝匝，沿着河岸形成一道绿色的屏障。那样的密不透风的绿，并不壮阔，却颇有生机。如今，不过是季节拐了个弯，芦苇便完全变了模样，仿佛是一夜白头一样，颇让人心惊。我一直以为，深秋的芦苇，最能渲染悲

秋的情绪，而且这种情绪，不经历一些人生的欢欣与悲凉，是无法体会的。所以我觉得诗经《蒹葭》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用来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情实在不够应景，青年男女的爱情不应是花前和月下吗？即使心上的“伊人”在水一方，也适合“莲叶何田田”时去追寻掩映在荷花深处的美丽容颜。而深秋的芦苇，是适合中年人感怀人生的。爱情是浅的淡的，人生是深的浓的。

一片深秋的芦苇，让我有坐下来沉思的意愿。深秋的更冷了，时光更寂静了，我依然想多坐一会儿。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是的，芦苇是脆弱的，一阵秋风就能把它们摧毁，有时候觉得它们缺乏与世界抗衡的力量。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因为有了思想，便有了韧性和能量，能够获得永生。我坐着坐着，觉得自己成了一株芦苇。

与深秋的芦苇对坐，芦苇默默，我亦默默。



旧器物上的乡愁

◎凤穿牡丹

小时候，夏天到了，母亲喜欢随身带着一把麦秸杆编成的团扇。既能扇来凉风，又能驱赶蚊蝇。我读一年级的时候，刚刚会写一些简单的汉字，母亲便让我用毛笔在团扇上写了一个“福”字。那是我第一次用毛笔在作业本、描红本之外的器物上写字，母亲看了又看，脸上有着说不出的欢喜。自那以后，家里的许多器物，扁担、提篮、箩筐、桌子、凳子，它们的身上都添上了我幼稚的墨迹。

记忆中的这些器物，在我参加工作，成家立业之后，大多数都留给了老家的亲戚朋友，可我依然记得我和这些器物的亲密接触，每每回忆起来，依然那么亲切，那么温馨。那是年少光阴里刻下的足以铭记一生的生活印记，是心头永远挥不去的乡愁。

皮箩。那是所有乡村器物中形状最有特点的，竹篾编织成的，底是正方形的，口是圆形的。父亲说，那叫天圆地方。乡村皮箩的体积和容量是有规定的，以它盛下的稻谷为标准，一担大皮箩的容量是两百斤，一担小皮箩的容量是一百斤。农村里衡量一个男子是否真正成年，就看他能不能挑起一担大皮箩的稻谷。我成年的时候，父亲已经七十岁了，他已经挑不起两百斤的担子了。我二十岁那年的夏天，从生产队的晒稻场上，把两百斤一担的稻谷稳稳地挑回了家，那一刻，父亲又是幸福又是心疼。

水缸。厨房里，阴凉的角落，放着一口体积庞大的水缸。清晨天蒙蒙亮，父亲拿起扁担、水桶去村里的小河里挑水。那经过一个晚上安静、过滤的河水，清澈见底，有时候，父亲的动作快，水桶里还会有跟着水势钻进水桶里的小鱼。那小鱼倒进了水缸里，成了我童年时的玩伴，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就看着那小鱼在水缸里悠哉悠哉地闲游。偶尔的，脑子里还会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人的一辈子如果能够像一条小鱼一样无忧无虑，该多好啊。可惜人的一生中，越是成长到后来，越是不自由，说话，做事，甚至连爱和恨都不能自由。古人云：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知鱼之乐焉知鱼之痛。说不定，那鱼也和我们人类一样，也有很多藏在心底里说不出的滋味。

脚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有女儿的人家，女儿出嫁的时候，娘家的嫁妆里头，脚盆是不可或缺的。新媳妇嫁到婆家的时候，须带几只脚盆作陪嫁。那脚盆大小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有标准的圆形的，也有椭圆形的。桶匠师傅把脚盆做好后，娘家人还要请铜匠师傅把箍好，刷上桐油。那时候的女子，基本都是勤俭持家的，她们会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惜娘家陪嫁的东西，很多人家，那些大大小小的脚盆，够一个女人用上一辈子。

竹篮。乡村人家，都有几个竹篮，大的用来打猪草用，采茶用，小一点的，下菜园摘菜时用。最小的竹篮，名叫“四两篮”，它的容积小，大约可以装得下四两、半斤的茶叶。可是，别小看这不起眼的小篮子，积少成多，也就能成大气候，，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有一种腰身略用细篾编织成的竹篮，是专门在走亲戚时用来放礼品的。常常可以看见，相间的小路上，一个或几个小巧玲珑的女子，穿戴整齐，手臂上挽着一个细篾竹篮。至于竹篮里装的是什，别人是看不见的，因为那竹篮上面有一块崭新的花毛巾盖着的。那种细篾的篮子，新的时候颜色很青翠，有竹子淡淡的清香。年代久远了，青篾渐渐泛黄，这时候篮子也就成了一个主妇须臾离不开的伙伴了。

我年少的时候，最喜欢的一种器物，现在几乎绝迹了。那是一种捕鱼的工具，民间叫做“倒须笕子”。竹子编制的，内外两层。外层和内层之间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奥妙在内层，从笕子口到内层底部成一个倒圆锥体，圆锥体顶端有一个小孔。在内外层的空间里放一些诱饵，鱼儿顺着内层倒圆锥体装进去后，就再也无法游出来了。三月桃花汛的时候，河里有一种鱼，叫做“桃花鲚”，成群结队地钻进“倒须笕子”里，提着笕子回家，倒出桃花鲚鱼，红烧、煎炸，那是春天里最好的美味佳肴。

这，算不算是一种植根于骨髓的乡愁呢？